



DA-12
2802
22-3



門口仁
2802
22-3

中庸按中庸雜出戴記至宋朝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相並○楊升菴冊鉛總錄
十二云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
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張燧千百年眼云中庸自晉已孤行○**事文要言**
集一云通鑑胡氏斷仁宗於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于戴記中表章此二篇
以風勵儒臣足以開四書之端矣○伋字子思逮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
宗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自衛反魯教授其徒數百人年百餘歲卒○四書人物考云
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也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餘有子思子七卷○李九我四書文林貫旨
云子思魯人性孔名伋字子思鯉之子仲尼聖孫也嘗受學曾子長為魯繆公師云云作中庸以
述道統之傳後世追封沂國述聖公配享孔子廟庭○一說此書子思十六歲作也或云此說誤
及入當作六十按此說可也子思雖聖孫十六歲而難述如此之縝矣○圖史合攷引孔叢子云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記於秦費效堯
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朔曰凡
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
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
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
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拘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乎陳蔡作春秋吾
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四十九篇○史記世家第十七云伯魚生伋字子思
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直解云子思受業於曾子嘗適宋被困居衛衛君不能用又適齊
返衛復歸魯因作中庸○燃犀解云是書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
為究竟直指本來闡示微奧乃孔門授受的言也○中庸集略云呂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
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受之言以著于
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

中庸
卷之二

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合

喙云中庸二字要體認中即允執厥中之中乃天命流行賦予萬物無聲無臭全體至善而不假絲毫智力於其間者所謂天命之性也其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為經常可久之道故夫子又如庸字亦以凡人不待求之高遠也故子思因以名篇○林子曰庸者用也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中庸總論文林貫真云中庸一書作五頃看首章是一幹論道體與體道之功仲尼以下十章是一枝明首章體道之功費隱以下九章是二枝申道體及推極其功誠明以下十二章是三枝而約之也須識末章與首章相應但首章建論道體先從天命說起而後極其功用之盛末章重論體道先從始學說來而後歸其天命之極此中庸之太旨也看中庸者當自得之○四書揚明牛春宇曰是書以性為宗以誠為安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直指本來闡示微奧乃孔門授受的旨也三十三章揆是究個天命之性○序節段此序天台吳行夫為三節○自始至加於此哉節自是以來至大亂真矣節然而尚幸至末節是大全之說也○嘉賓甫為八節首二句節蓋上苦至庶幾也節蓋管論之至無過不及之差矣節夫堯舜禹至加於此哉節自是以來至傳得其宗節五及曾氏之再傳至明且盡者也節自是以再傳至得其心也七情乎其所所以為說者不傳至末節是四書行明之說也○蔡虛齋不分節段蒙引云中庸序說得一箇道統之傳意思甚分明讀者不必別分節段可也

章句論語何晏序云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蒙引云今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本集註也不曰集註者蓋論孟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自定學與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了血脉貫通元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今之右經其章右第其章是也言章句則句在其中矣

傳昔孔子為何而作春秋哉

子思子憂云云章圖云吳伯章曰前漢藝文志亦有子思子書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下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為男子通稱又如荀卿稱荀卿子列子稱子列子皆其例也○蒙引云道學以講道言道統以傳道言○四書衍明云二句釋子思作中庸之由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傳字一

而作也宋子曰會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

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雲峯胡氏曰唐虞

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

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

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通考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下字若

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為男子通稱○東陽許氏曰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

下言道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

中學字固益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

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

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

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下

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為

始也○又云聖人大率有

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

行所謂性者也而化之

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

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

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

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

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

之聖人言動皆可為天下

法則者為道統之始下此

皆是接傳其統者

春官四書大全 中庸

來矣道統二字為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按照應

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

益混言之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

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其見

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

形旬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

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益

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

之復其性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立極者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子思子所

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身上說○薛文清續讀書錄云繼天立極字是從易繼之者

善字來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於天下故謂之繼天立極也○書洪範云

其有極○蔡氏註極猶北極至極之義

其見於經云云劉熙釋名六云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

經賢者著述曰傳○按經指論語○論語堯曰篇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通義

許白雲曰論語堯曰咨爾

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

為舜典脫簡當在舜讓于

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

要法也○續讀書錄五云

允執厥中者性命之理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

盡矣

人心惟危云云見書大禹

謨蔡氏傳云心者人之知

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

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

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

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

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

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

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

卷四

中庸

三

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
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
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
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
而信能執其中矣○蒙引
云有是人則有耳目鼻口
四肢之類故以耳目鼻口
四股之欲為人心道心指
仁義禮智之性則純是一
箇天理非形氣所得而雜
者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也
故曰道心○又云天與人
以人心必與之以道心以
主宰之道心不雜乎形氣
而亦不離乎形氣也人品
高下則以二者分數之多
寡勝負而別○又云不必
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
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
無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理豈必皆從耳目鼻口之欲上
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爾人心與人欲不同聖
人絕人欲不絕人心故只曰危者安○又云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於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而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勿齋程氏曰虛靈
用○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
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問形氣
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宋子曰但此數件事
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
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
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
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
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
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
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
一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

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汨沒故也如此看頗見明白
惟精云云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讀書錄六云惟精所以
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一工夫允執其中是功效
是言云云文林貫貫云一言
可庶幾易下條辭云子曰
顏子之子其殆庶幾乎○
爾雅云庶幾尚也近也○
章圖云必知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而致精一之工夫
然後可庶幾於允執厥中
也○衍明云自古至此
推道統相傳之始
虛靈知覺蒙引云目之欲
色耳之欲聲之類心之知
覺也見孺子入井而惻隱
遇疇蹠之食而羞惡者亦
心之知覺也皆就心之動
處言故上兼言心之虛靈
知覺下只言所以為知覺
者不同

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
私言私其縱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峯胡氏曰生是
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
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
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
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自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
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
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
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入字道
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入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
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
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
而為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
惡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宋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
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

人心道心之異云云草木

子云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或微妙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不必重看

莫不有是形云云章圖云胡先生曰上文曰形氣之私此但曰形蓋氣在天而人得之以成形故言形不心言氣上文曰性命之正此但曰性蓋命在天而人莫之

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是

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峰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然人莫不

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

此但曰性蓋命在天而人莫之

方寸列子仲尼篇云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愚不能無道心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能無道心

知所以治之

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

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

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

而不離去聲

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

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難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入心道心之異必

能專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入心道心之間要

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

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

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

從事於斯

精無少間

去聲斷

徒玩

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問人

心可

從事於斯論語泰伯篇云昔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必使道心常云云學部通辨云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為非義無行等皆是以道心為一心之主○呂與叔克已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通義許曰雲曰人心是所欲為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

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

道心之區處方可

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

道心也

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為物

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

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

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

為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

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

理與人欲之辨爾

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

會子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精是精

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

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尤

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

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

作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狂

動靜云為云云易下繫辭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朱子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圖解云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陳氏之衍明云自蓋嘗論之至此推精一之功所由加而及精一之效

丁寧 漢書谷永傳註丁寧
謂再三告示
有以加於此哉 衍明云自
夫堯舜禹至此終言堯舜
禹相傳不外一中也

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入心本危能收斂久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主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

成湯書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蔡註武功成故曰成湯

細註孟子末章云云盡心下篇

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為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而也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通考張氏師會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

孟子曰湯執中見離婁下

詩稱穆穆云云見詩大雅

文王篇

以止言之蒙引云止者止至善之謂也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是文王以中而接夫道統之傳矣

九德書皐陶謨云九德曰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

而敬擾而毅直溫簡而廉

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

湯咸有一德見書咸有一

德篇

惟木從云云見書悅命上

孟子又言云云見離婁下

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著者也詩稱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

之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

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為可知矣至於皐陶之陳

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

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

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

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

從諫則聖其日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教學於人者用

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主之中道也召

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為處所而

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何如耶觀此則

聖賢接夫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若吾夫子則

繼往聖蒙引云繼往聖開來學曰繼曰開亦傳也

賢於堯舜云云孟子公孫丑上云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朱註程子曰語聖則不

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見而知之孟子盡心下云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心學齋

見云孔子兼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若顏曾思孟則見

而知之若周程張朱則聞

而知之

顏氏曾氏云云顏子名回

字子淵曾子名參字子輿

皆孔子弟子傳見史記家

語等○語子罕篇云顏淵

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云云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云云

○同里仁篇云子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得其宗按章圖通義吳氏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

舜者雲峯胡氏曰末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

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

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

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于堯舜

可知矣○東陽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

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

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

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峯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

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

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

文

文

曰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子
曾子傳道猶長子傳家故
曰得其宗○蒙引云流派
所出為宗故有太宗小宗
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
也○衍明云自是以來至
此歷叙道統之傳至於顏
曾而實在夫子

新安陳氏云云蒙引
云先儒謂顏子博文精也
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
誠正一也其說固善但於
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
似有未盡蓋博文約禮格
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
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
聞其說七十子亦嘗用其
力者要必言顏氏此博約
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
小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顏曾之傳獨得其宗而弗弗他人所得樂處
朱註章圖云孔子一傳於曾子曾子再傳於子思
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同小註勿齋程氏曰邪說誠行戾乎正

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
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
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

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平聲互演以淺反
繹音亦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

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
道心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
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

謂道即是道心之謂也○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
謂道即是道心之謂也○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

道曰異端

擇善固執第八章云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第二十章

質字彙云質驗也證也

演繹章圖云演以淺反廣也

天命率性第一章

自雲曰天命即道也能率
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
精也固執者守之一時中
即中也惟君子為能執之
也

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其曰君子時中則執
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未

孟子離婁下云世之相後
也千有餘歲云云此孟子
王之時也

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世之相後
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各藏其生有故則左右相
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也○疏云以其國所

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與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
以提挈若結綱維開示委粉於奧未有若是之明且

多者所以相別為信也璽
節旌節玉節角節虎節皆
以金鑄之○荀子云合符

盡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
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即中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
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
自是而又再傳

韻譜本義云守國者用

玉節道路用旌節關用符節徐曰口象半分之形符節如今宮中官詔符璽節今之印章戶通作節

綱維蕪與字彙云維方隅也天之四維東南西北云

又繫也○通義云蕪委粉反亦與也與深處也○韻

會號韻與於到切說文死也室之西南隅廣韻內也

○趙岐孟子題辭云蕪與難見○書經序豈足以盡

發蕪與○衍明云自及曾氏至此正言子思所以作

中庸見道統之傳在子思

○通義松塢先生曰韓古遺云提挈綱維故明開示

蕪與故盡此可見其憂之深言之切慮之遠說之詳

孟氏見史記列傳第十四

及其沒云云聽雨紀談云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子譜云孟子周定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也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八

四鄉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

異端之說云云蒙引云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也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又云異端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

韓非子刑名刑名鬼谷孫具權謀凡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也

老佛之徒云云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聃字伯陽詳見史記列傳佛指釋迦傳見高僧傳一○蒙引云老佛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生于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耳

近理而大亂

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

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

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

格庵趙氏曰中庸淡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致中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

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

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

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

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

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

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

後失其傳亦則吾道之所寄不越平言語文字之間而

只是失此

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

推明是書通義許白雲曰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此篇

及其沒云云聽雨紀談云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子譜云孟子周定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也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八

四鄉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

異端之說云云蒙引云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也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又云異端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

韓非子刑名刑名鬼谷孫具權謀凡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皆是也

老佛之徒云云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聃字伯陽詳見史記列傳佛指釋迦傳見高僧傳一○蒙引云老佛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生于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耳

近理而大亂

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

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

大亂真矣宋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

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

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通考東陽許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莆田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為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真而演繹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真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

一書精要尤在於此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

斯道之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

統緒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音序

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
謂盡心知性老氏曰脩心
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
存心養性此可謂近理
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
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則
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
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為
妙其歸至於絕欲棄知空
諸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
世語大則塵芥六合者也
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
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
夫道即堯舜所謂惟一之
旨也彼之脩心煉性則以
退為長策其歸在於貪生
罔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
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
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真可見

大亂真本
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
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宋子
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音而凡石氏之所輯音
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音
即石子音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太義雖明而微言
董集解音未折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
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音通音歲
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音俗作音潛反復音亦作音蓋亦有年
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音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
領皆是總會處○吳氏程

程夫子云云伯子諱顯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河南人也見宋史道
學傳二及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

子載不傳云云蔡邕獨斷上云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
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非此說○讀書錄云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前
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為
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
入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
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故
二家似是云云蒙引云程子惟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子思憂失其傳者今得其傳
矣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懼失其真者今不失其真矣亦所謂獨賴此篇之存
者

得其心也通義松塢先生曰微無也因其語謂言之切說之詳得其心謂憂之深慮之遠○衍明
云自是而又再傳非也至此推道統之傳在二程
惜乎其所以云云朱子大全七十二曰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其
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尹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
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石氏萬姓統譜云石敦字子重會稽人乾道間知尤溪縣縣學校久廢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
教事而增其弟子員親率佐吏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聞者興起士始知學
而民俗亦變歲大疫多治藥餌遺醫散之村落賴以活者甚眾及代去民繪像以祠之○大明一
統志四十五紹興府石敦新昌人與朱熹為支號克齋有大學中庸輯略行世
所輯錄僅云云六賦通考云中庸集解二卷陳氏曰會稽石敦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
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菴為之序
大義云云易下彖傳云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前漢書丙吉傳云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
通六義云云

頗韻會云差多且頗多良

久曰頗又多有曰頗有○或曰頗過半之謂也

倍其師說云云蒙引云如楊氏論中引莊周出怒無怒出為無為之言朱子以為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者是也正為其涉於虛寂也如游氏云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楊氏曰循天下同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朱子以為皆老佛之餘緒非儒者之言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朱子謂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義理之實此類皆雜老佛誠有所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昏迷惑而無所底止之意○通義云其言之得失朱子備論辨於或問中

恍然韻會云恍虎晃切昏也增韻恍惚不分明又作恍

要領禮記檀弓下云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續讀書錄五云中庸序曰恍然似有得其要領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書之理不外是

折其衷洪武正韻云衷中也折衷斷其中也○史記孔子世家六藝折衷於夫子○古今類書纂要云不重不輕謂之折衷或作中○楚詞四十九章云令五帝以折中兮朱註云折中謂事理有不長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
侯後之君子論語先進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孟子滕文公下云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同志晉書阮脩傳云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元之竹樓記云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章之云云

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揚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

支分節解云云蒙引云支是人之四肢手兩股足兩肢也節亦是支中之節是借用字也下句脈絡字亦借用之脈是人身中氣脈絡是人身中經絡也按舊說謂首章子思立言為第一支自第二章至十一章為其節解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為第二支自第十三章至二十章為其節解自誠明謂之性章為第三支自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為其節解第三十三章則自為第四支也看來此說近似而實未當太抵自首章至第十一章為第一支而折之為十一節自第十二章至二十

曰要領上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

去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

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

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

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畧或問三

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通考東陽許氏

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三章二十一章皆

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下

章為第二支而折之為九節自第二十一至三十三章為第三支亦折為十一節第二十一則獨為一支

脈絡貫通又云以支分之脈絡貫通者言之

詳略相因云云又云自支節言如首章性道教是舉體要言略也則於其下十章詳之第十二章言費隱略也則於其下九章詳之第二十一章言天道人道略也則於其下十一章詳之篇末則是復舉一篇之體要也一說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此詳略相因其說最巧

曰細單舉又曰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萬物育自神尼曰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智愚賢不肖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勇何者而不備舉推此類可見

行遠登高云云書太甲下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迤○第十五章云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迤辟如登高必自卑○章圖云胡先生曰中庸一書言天理處雖若至高至遠中間說人事未嘗無自下升高自迤行遠之工夫故朱子以其章句為行遠升高之助○衍明云自惜乎至此皆序其定章句之由而序之所重實在於此

淳熙末孝宗淳熙十六年巳酉當本朝後鳥羽院文治五年巳酉自文治五年至天和三年癸亥四百九十五年

新安方輿勝覽十六云禹貢揚州之域皇朝改為徽州徽州有新安新安有六縣歙休寧祈門黟婺源績溪

專言或問釋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太支三十三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慎慎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為一篇之太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畧發為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

再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自適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吳氏曰第二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離者焉

淳熙巳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公時年六

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以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

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架。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

却不如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今十分通曉後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交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交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文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者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

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

太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

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

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

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太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

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綱

如言其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下七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三十四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

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

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主，不忘便是篤恭

而天下平底事。雙峰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

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

不易窮究。

讀中庸法

中庸蒙引云鄭氏謂此二字蓋是編書者所立以見一書皆中庸之道非子思當時自取此二字為名也愚以為當時子思特為愛道學之失其傳而著此書將以垂之萬世宜不容無箇名以舉之且中庸二字發於孔子而述於此書其義最為廣大而悉備尤為精實而切至名篇之義無以易此者疑非子思亦不足以與此今以為非子思所言各未見有何證據而以爲出於子思自名者亦未見有何妨嫌也且如後人凡作一篇之文字或一小詩亦須自題箇名況傳道垂世之書乎此雖非大義所關然天下無理外之事亦所當論也或問云各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已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又云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書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圖書編十五云中一而已世之言中者何不同乎曰無過不及中也此自有形體者言也不偏不倚中也此自有友所者言也惟未發之中方所形體俱泯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悉渾濇于其內也故在天謂之命曰於穆不已曰無聲無臭者此也在人謂之性曰不規不聞曰至隱至微者此也無而未嘗無有所謂之獨也○性理字義云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言行錄後集十三鄒公傳云志完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太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御各獨而已○宇宙文芒九云中之理有二有大本之中有時之中有不偏不倚渾然於未發之前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時之中時有萬變中无定體者以太極无適而不

中庸章句大全

中也故中庸君子而時中也○近思錄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爲中一家則應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爲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微言問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朱子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可爲常矣○陳惠生云庸者因世立教之名不與中字作對庸字託那中字○愚按此書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入中庸然則此書可各中和名中庸何也中和之中未發之中說中之體中庸之中實該體用中庸者該中和之義以性情言之曰中和以理言之曰中庸其實一也不曰中和曰中庸者以所該者廣也○蒙引云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申贊中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在中之中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庸平常也朱子曰庸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

字耳章句中庸不偏云第
十章曰中立而不倚朱註
倚偏著也○蒙引云子路
問強章句曰倚偏著也加
一著字便自有辨矣○通
義許白雲曰偏則不在中
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
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
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豎
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
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
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及
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庸平
常也又曰平如地之平而
無机阻危處常者一定之
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
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
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
橫說常豎說此是正解庸
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
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又曰中庸德行之至極天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朱熹章句蒙引云
此中庸章句也而刻朱熹集註四字於篇名之下殊為可疑蓋以為朱子所自筆則不容下箇集
註二字當曰朱熹章句也若後人所筆則又不當下箇熹字當曰朱子章句也此蓋出後人之妄
也可以削去

子程子曰云云按二程全書程子此語散而出處處今朱子集彙之載于此耳又小學載之朱子
載此篇之首所以明中庸
之書廣大非常之書而學
者可說味也
正道定理性理字義曰道
字較寬理字較實萬古通
行者道也萬古不易理也
○蒙引云道理二字對舉
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
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
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
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
民愛物之類皆其理也義
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
敬長尊賢之類皆其理也
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
傳授心法蒙引云心法二
字鄭氏謂心即中也乃禹
謨道心之心字心法謂此
書所言者無非此心之體

復有所謂庸只是道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
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
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
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子程子曰
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子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
下之定理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
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且古今不
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
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
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污賤高不
溺於空虛真孔門傳授心法也
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以此授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孟子矣
理放之則彌六合聲上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
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
不能盡者矣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士夫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
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
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
罅隙句句是實○雲峯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
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
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故之則

用也其說似味安蓋法字

屬人以學言故謂之傳授心法若心之體用只是據心而言未著得一箇法字愚意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體也存養此心之體者心法也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省察此心之用者心法也且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或為三重無往而非中庸之道心法之所在也

一理指天命之謂性言即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為萬事如戒慎謹獨致中祀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與此大孝達孝天道人道之屬皆是要非性外物也亦與大全朱

大原所在又萬事之所自出也

云光被四表格上下總六合而言也

上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為萬事放之則彌六合也由萬事而合為一理卷之則退藏於密也

而卷也要相因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亦始以形容其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

而無內耳此只據書而言不必謂卷舒在我也

空闕處間不容髮

之清虛似乎有理味者然而無其實焉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云云章圖云索色窄及究求也通義玩索謂玩其辭索其理

得蓋必虚心涵詠切已體察至於書中之意皆如出於吾之心書中之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然後

為玩索而有得然後終身用之不能盡先儒有云以我視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旨哉言也

天命之謂性云云

其義而正言之日如此而謂之姓如此而謂之道如此而謂之教此乃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所

謂性道教者然也外此則皆異端之說矣

之體是道必先發出道之所以為道者以昭示之不然何以使之知所用乃而不差其所向之路哉此三

言者大槩欲人知其皆出於天而備於我也若非其

出於天而備於我亦難以責人之心行矣

條平道出於性性命於天

天而巳則性道教豈容有二哉

中庸

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箇道以示人必性教兼舉者性道之所自出也

道也故下文除却性教只說箇道

又曰性者生也

有生則有性無生則無性

中庸

三

中散為云云

其書始云云

放之則彌云云

卷之則退易係辭

皆實學也

朱子語錄云句句是實也無此字

皆實學也

善讀者玩索

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心之體用備焉

通考

吳氏程曰書以中各篇首三句

便舍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

道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

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為平常之理也

授孟子者流傳以授之耳

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

黃氏洵饒曰正道大本也定理達道也

正道定理即太極也

心法人心道心也

始言一理萬物體統本一太極也

中散為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未復合為一理

太極本無極也

愚按中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為心者

庸字推孔子係易之辭訓為常字云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勅性即北溪陳氏曰命如分賦命令他一般

中庸

三

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而有
有心友具是理而為性也
然則語性便兼理氣曰即
理者就氣中指其不雜乎
氣而言耳○又云孟子之
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而言
也孔子之性相近兼理與
氣而言也此所謂性即孟
子之性○又云天命謂性
天者性之原也率性謂道
道者性之動也脩道謂教
教者道之則也○又云所
謂道者非他人物各循其
性之自然是之謂道蓋性
分之中萬理皆備遇事接
物只依他本然底發出來
便自有箇至當恰好底道
理這便人物所當行者故
曰率性之道也○王觀濤
翼註云性道教從來有此名目但人認差了故子思揭而言之三謂字重看天非形氣之天即未
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是也○申甫曰古人制字皆有其義如性字從心從生謂心之生處即
性也命字從口從令以口令人之謂命天何言哉無聲無臭何以謂之命也二氣五行皆至道所

顯設是其所示人也是即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不已者二五之不已也
率性云云講述云三句雖平意重道上性是道所從出教是道所由成故下文只說道字而性教
在內○又云率性依程子作私意未萌之先勿依呂氏作分脩為之後按呂氏之說
脩道之云云存疑云脩道
之教決是聖人事不是學
者事何也教是就師之設
教言學是就弟子之從教
言教與學不同故曰教學
半相長也若以修道之教
為學者事則是指學為教
不是教之正名正義○講
意云此三句全在之謂二
字上發與下謂之二字不
同○存疑云天命謂性天
者性之原也率性謂道
道者性之動也修道謂教
教者道之則也○又云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此天所以生
人物也脩道之教此聖人
所以成人物也俱於人物
有功也此聖人所以合德
天地也○許櫛合喙鳴云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人與

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人與
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
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
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
之性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
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
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
受為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于萬物
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之謂之性○天命
與氣質亦相袞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
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
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末嘗偏但
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就是人身中指出這
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

便說率性之道不丟如大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
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
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
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
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
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
及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
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
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
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
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
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
自晉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
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
為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
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窓李氏曰仁之油然生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人與

此子思憂聖道之不明學
者失其所宗而發明之也
此節性道教三言為一章
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
言之綱領蓋言道不言性
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
索之淺近言道不言教則
人不知之功用而或索之
於高遠故將言道而先言
性後言教○王龍溪曰春
秋之世佛氏以寂滅為性
子思言性乃天命我性則
天性也人得天地之中以
生本吾心生生不息之謂
此之謂性豈寂滅之謂乎
老氏以虛無為道子思謂
道率諸性吾道則天道也
率仁之性而父子道出焉
率義之性君臣之道出焉
率禮之性而賓主之道出焉
率智之性而尊卑之道出焉
率信之性而朋友之道出焉
率忠之性而君臣之道出焉
率孝之性而父子之道出焉
率悌之性而兄弟之道出焉
率節之性而禮義之道出焉
率廉之性而名節之道出焉
率恥之性而羞惡之道出焉
率勇之性而威武之道出焉
率剛之性而堅強之道出焉
率柔之性而溫和之道出焉
率直之性而公正之道出焉
率和之性而和睦之道出焉
率平之性而均平之道出焉
率安之性而寧靜之道出焉
率樂之性而歡愉之道出焉
率敬之性而莊嚴之道出焉
率忠之性而誠實之道出焉
率信之性而信用之道出焉
率義之性而道義之道出焉
率禮之性而節制之道出焉

意不可遏禮之祭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
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
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峯胡
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
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
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
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
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
已者為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
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入物之異氣通者為
入而得入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
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
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
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

者其實理不外乎氣○疏意云解經凡用猶字如命猶令也是借論釋蓋令字原不是命字特借
彼以喻此耳如性即理也之類是會具釋善會彼為此更非二物也○衷引云了凡疏註命猶令
也今字中有三義有使令之義有付畀之義有分定之義此處重付畀一邊 性即理也存疑
云章句不曰性理也而曰
即理蓋此理在天則曰理
付於人則曰性朱子欲人
知性之為理也故解之曰
此性即是簡理耳○又云
性有善惡理有善無惡曰
性即理亦可見性之本善
矣○性理大全二十六云
按理字難言也先以字義
言之則文理脈理也事事
有理猶物之有脈循之則
治逆之則亂物之脈理惟
玉最密故字从玉 異說
高中玄問辨錄云問性即
理也然坎曰理者脈絡微
密條脈分明之謂天下之
理皆然也而性字從生從
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
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含

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
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
順乎通考黃氏洵饒曰此數語知行並進又曰以氣言
則為陰陽五行以理言則為健順五常陰陽之體為健
順五行之理即五常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天為
理在人為性性道本出於天教即天叙五典天亦道中
之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曰無一不本於天○史氏伯
璿曰章句以入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
王氏又但言其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之
故豈亦引而不發耶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釋性道教
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
以入字易性字此人字正與下文學者字相照性雖人
物所同具道雖人物所共由教雖聖人通為人物而設
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唯人耳若不以入易性
則性既為人物之所同具下文乃曰無一不本於天而
備於我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上文所謂我所謂

矣而能應理具體而無為性在邪廓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

謂性即理未敢然也且性即是理則理即是性也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固可識

氣以為形云云蒙引云氣謂陰陽五行之氣本一也而為二則氣曰陰陽折而五之則曰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此而已矣故曰氣以成形

人物之生云云講述云朱子所解舉道理全而言耳作文不必入物講

問辨錄云問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細註孟子性善云云見滕文公上篇章句率循蒙引云率循也猶言依也不是持循導循之謂

細註孟子曰云云見告子上篇章句人物各循云存疑云章句各率其性之自然最

有必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為道

衍明云註各循其性之自然自然二字極重蓋自一毫思落一毫見解便不自然便不是道

日用周易上條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

細註告子生云云見告子上篇

人耳冥氏程曰祝本結語有知無行汎率循也氏曰循而不切刻按當從定字陳氏所致為定

謂道也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左右也

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性字通人物而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

上帝降衷見尚書湯誥篇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

性非牛馬之道象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太本裏分別箇條貫脉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太本中流出

然下再此皆太化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脉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

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

物之性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

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

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

易曰一陰云云見繫辭傳

章句脩品節存疑曰脩道之謂教脩本訓治今訓品節是朱子會其意解非止訓也聖人脩道之教便是因其自然者而品節之耳○又云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箇天然等級限制聖人之教不過因此而立耳○許白雲曰品節是品量節約○張宣城曰脩與修同言因其道之自然而為之品級限制則謂之教於道固無加損也饒氏改易品節為裁制謂如十疋

段子裁制了方成衣服若是則與裁賊把柳為栝栝者無以異矣

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踴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看搏噬踴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各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帶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帶於形氣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脩品節之也。○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一太極也。脩品節之也。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

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峯饒氏曰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問明

道節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楊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楊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掘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

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入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為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也。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地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道。道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如道路是也。脩道謂教。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固有之天。始不免昏斲斲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

以反復於道。所以為教。二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道者道此性而已。教者教此道而已。故下文專提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程氏復心曰。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和。修道之教。是自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予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率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是非邪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辨其親疎。仁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為。禮之教。開導禁止。知之教。宋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為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修道謂教。以氣之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己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

董子前漢書列傳二十六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
秋孝景時為博士云云
道之大原云云仲舒對賢
良策之語也○真西山文
章正宗第七董仲舒對賢
良策三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註道出
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此
言即中庸之意○讀書錄
一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不可得而益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上移性
同者矣。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性原於天命
上級說道由一級說道由於已之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故子思於此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有者裁之也。
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為證。○采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左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

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十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峯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下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時中之中也。○番易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修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下書性道教三字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入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按之，疎密深淺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于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

道也者不可云云。四書折解云：道字原上命於天，蓋於性來。○圖史合攷云：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漢，二十羅漢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千須臾。○丹鉛總錄十五云：儀禮聘禮速賓辭云：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註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史字从甲从乙，史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左暢本原。○揚明云：不可須臾離，王道言人不能離道，行明。○講述云：不可離就人不可離道說，若就道說，則是道不離于人，於不可二字說不去。○存疑云：道無不在，故無時可離。若外物則有時可離，如車馬椅桌是也。於日用亦有時可離，惟道不可離，人亦有不御車馬不用椅桌時節，是可離也。若道跟著人身無

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采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舍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之用，下句無物不有，言道之體。無時不然，言道之體。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本

乎不在雖賭室屋漏中也
有雖不睹不聞時也有如
何可離○又云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慎乎其不聞
身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
至於此非謂不睹不聞時
當戒慎餘時不戒慎也或
者因此遂專指為靜時工
夫誤矣○蒙引云須臾非
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性是
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
睹不聞之時須戒慎恐慎
也雲峯就以不睹不聞為
須臾則泥矣○曲禮云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書五
子之歌云不見是圖○知
新日錄袁了凡曰天下之
物有谷則有離道是率性
之謂本來無谷焉得離○
尊註大全云須臾其所字不
動睹與不睹聞與其不聞
而其所不睹其所不聞之
體常在也○徐岩泉曰寂然
不動而感而遂通須知寂
然處不其空寂有箇靈靈
明在也不動者無私撼之
也不睹不聞者無私撼之
也不睹不聞之中所以感而

通也
細註孟子曰云云見告子上篇

備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而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宋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

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

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

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

太重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

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

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

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

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

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

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

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

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

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

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

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

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

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

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

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卜事

事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

底道理那會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

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

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

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

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

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
 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
 用提撕照管。不可謂自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
 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
 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
 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
 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
 異。○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
 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
 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
 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
 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
 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
 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
 左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

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通考史氏伯璿曰
 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
 正是用意深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
 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言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
 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
 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該乎體用矣。或疑既曰當行
 則只可以用。言者愚謂當行。因是用當行之理。則不
 偏於用也。理即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性之理
 乎。亦猶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其理。非性非體乎。
 ○又曰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釋道字之義。已盡。蓋兼
 體用而言。此意已詳於前。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又專
 言道之體。如此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專言道之用。
 如此所以再言一體一用。如此者。正要說入不可須
 臾離。上天耳。○黃氏洵饒曰。靜時養戒慎恐懼。交相
 接續。流行於
 知行之間也。

莫見乎隱云云 摘訓云隱

見就暗說微顯就聞說

二程全書十九云問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

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

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

不知理却其顯也且如昔

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

者以為有殺聲在心而人

聞其聲而知之豈非顯乎

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

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

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

亦是然○按聞琴知殺聲

後漢蔡邕之事也○後漢

書列傳五十七下蔡邕傳云

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

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

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風

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

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

為之一前一欲吾心從然惟

恐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

心而於於聲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

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

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

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

工夫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聲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

明顯而過於此者宋子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

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見而

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

故君子慎其獨云云王應麟困學紀聞五云文子曰聖人不

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媿於衾○存疑云謹獨工夫只是就一念萌動處體察不得

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

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

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

為之既方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

而在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左運於酬酢其是

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

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

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

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

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

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文

而於此尤加謹焉指此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新安陳

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

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兩過

摘訓云隱見就暗說微顯

獨者人所不云云丘月林

摘訓云隱見就暗說微顯

就聞說章句不知獨知二知字又兼暗聞說
幽暗之中云云許白雲曰幽暗之中云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母自欺之意過人欲云云李貞菴達說云存天理所以制人欲過人欲所以全天理其實一也不可兩平
離道之遠也蒙引云蓋隱微之際乃一念左萌之初若未有相遠者然理欲從此一分則或曰進于高明或曰究于污下而聖狂遂異域矣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故曰以至於離道之遠也

絕之指人欲言而不使其潛滋暗長元本只云滋長定本於隱微之中宋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加潛暗以至於離道之遠也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間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

中致和工夫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做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知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

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雙峰饒氏曰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峰胡氏曰首三句重在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爲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幾字是契緊爲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過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過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宋氏公遷曰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此節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言之。大學誠意章兩言慎獨先言慎獨

喜怒哀樂云云蒙引云本

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
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
懼怒兼惡欲屬土而無不
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
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
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
只以好惡二字該之○又

云喜屬木樂屬火怒屬土
於陰陽五行七情亦出於
陰陽五行也○又云情之
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
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
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
者也故須有戒慎工夫左
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
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南軒先生集云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中之所以得名中者所以

狀性之體段若曰且視且聽且聽且履則是已發矣其無不當者迺是中節所謂時中也○
云已發未發其實同一心耳譬如明鏡未照時如此光明照時如此停當其實同一鏡耳○文林

喜怒哀樂云云

欲其自慊也後言慎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慎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慎其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黃氏洵饒曰不戒懼則大本不立不慎獨則達道不行○上言人物此獨言人者天命之性人為貴人能全其所受之理物則不能全之故言人不言物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性存于中隨感而動故曰性
天下二字正對獨字言大字達字其顯見處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
推本於天命
性存于中隨感而動故曰性
性存于中隨感而動故曰性
性存于中隨感而動故曰性

賈言云樂是喜之甚○存疑云喜怒哀樂雖未發然其理已具而天下之喜怒哀樂皆原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之和即率性之道也豈惟一人所當行乃天下古今之人所當行也故曰天下之達道○讀書錄云存心不失為中應事不差為和○續讀書錄云天地萬物所全具之理和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只中和二字包括無窮之理其要在心○衍明云子思言中和而以喜怒哀樂明之其實只謂情識未形為中順事無情為和孔門宗旨也○通義云松塢先生曰鄱陽朱先生言中為大本吾心之體和為達道吾心之用心之體即道之體心之用即道之用也道不可離於此見之

章句喜怒哀樂云情也說約云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

是情發皆中節章圖云王氏曰中節二字便代了無過不及四字

了無過不及四字

達道者循性之謂
推本於率性
之謂道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
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疑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

○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

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

所共由之云云論語雍也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言性情之德存疑云曰中曰和曰太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慎則失其中而太本不立不慎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蒙引云章句謂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者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予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此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在則寂然未發而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

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啮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在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着耳○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節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

致中和天地云云尊註云

爾焉字渾渾無際○或問
云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
至之謂○蒙引云太抵天

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
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
道致三者皆出於天本然

之義理也戒慎以致中謹
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
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

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
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
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

工夫也○知新日錄申甫
曰致中和工夫只是慎獨
上已盡了此特重提一句

耳慎獨是徹首徹尾○又
云一說天地萬物以吾心
之天地萬物言亦可也○

衍明云天命之性是天之生
人而戒慎慎獨是人之事
天也天地萬物之位育又
是人之成天也

而巳非慎獨外別有一種
工夫也位如二光全寒暑
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
如民安物阜鳥獸

魚鼈咸若之類位育乃是
實事勿空說
之致後章致曲之致其工夫
只是敬蓋敬是徹頭徹尾
工夫自始學至成德皆離
敬不得故致

中此敬也致和此敬也
然從動邊說來豈是遺了
謹獨○蒙引云約是愈細
意與精字同類乃約而不
放之意不是簡約要約之
約

致中和天地云云尊註云

識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善
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
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
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

中性善和情善○中和人
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
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
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
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
之處無少差謬

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
萬物育矣

勉齋黃氏曰章句無所偏
倚無少差謬是橫致
其守不失無適不然

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
自戒懼而約云云講意云
註中自戒懼而約之觀自
字至於字則隱

進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
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
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
不如此○雲峰胡氏曰章

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
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
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
至靜之中無以偏倚已是
約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
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
少差謬已是精之至而無
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
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
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
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
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
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
推行積累至平極處則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蓋天地萬物
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
則天地之心亦正矣
天地氣順則天地之氣亦
順矣則萬物育故其效驗
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
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

致中和天地云云尊註云

致中和天地云云尊註云
爾焉字渾渾無際○或問
云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
至之謂○蒙引云太抵天
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
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
道致三者皆出於天本然
之義理也戒慎以致中謹
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
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
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
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
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
工夫也○知新日錄申甫
曰致中和工夫只是慎獨
上已盡了此特重提一句
耳慎獨是徹首徹尾○又
云一說天地萬物以吾心
之天地萬物言亦可也○
衍明云天命之性是天之生
人而戒慎慎獨是人之事
天也天地萬物之位育又
是人之成天也
而巳非慎獨外別有一種
工夫也位如二光全寒暑
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
如民安物阜鳥獸
魚鼈咸若之類位育乃是
實事勿空說
之致後章致曲之致其工夫
只是敬蓋敬是徹頭徹尾
工夫自始學至成德皆離
敬不得故致
中此敬也致和此敬也
然從動邊說來豈是遺了
謹獨○蒙引云約是愈細
意與精字同類乃約而不
放之意不是簡約要約之
約

全付於我，我却自戒懼謹獨而克之，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省于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蓋此章之大旨也。通義許白雲曰：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

吾心正云云，蒙引云：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昔者宋君有仁言而榮感為之退舍，東海孝婦銜冤死而郡為之太旱者，二年如此，則知聖人之位育果有其理矣。仔細推求天地之氣順與天地之位處無甚分別。朱子只是於位育上各求其所以然之故，則如此云耳。通義許白雲曰：父母之於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而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使能育也。

外不出吾，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

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巳。天地萬物與吾有，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二乎哉。

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三山陳氏曰：體之立

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之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

孫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此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太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左是至處。○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

細註 洪範所謂云云周書
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
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
恒寒若曰蒙恒風若註云
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
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
無不通也狂妄僭差豫忍
急道蒙昧也

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親
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
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
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
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
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又哲謀
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
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
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
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
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
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
為天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子夫婦夫婦
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
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
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

解 面盎背見孟子盡心上
篇
動容周旋云云見盡心下
篇

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
位育之極功也○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
之殊然淡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
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
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
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
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
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為標的也○東陽許
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
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
順則自然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
而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
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
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知有位者所
感大而全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

則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者大本
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位育修
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
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
違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
之要。中節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
氣形而下者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
也。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遏入
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
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
之道也。○更氏伯璿曰竊謹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
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以不睹不聞也。耳兩字是推而極之
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自外靜至內必耳自無所
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即所謂

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至
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
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
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
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
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
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慎則致和
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時極其中和之
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為
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
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
儒以為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
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
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
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為中和特曰能致中

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死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而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謹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意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也○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由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由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修道之教由我而立也又曰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知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

事自二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爲盡耳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所傳謂

堯舜禹孔子所傳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次言存養

省察之要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

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

右第一章章句道之本原通義程復心曰本原性實體正是言性道致其實體描訓云其實體備於已不可離實體與上文本原相對或以體備之二字連讀誤矣存養云云孟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性朱言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反求諸身第十四章云子曰射有似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楊氏宋史道學傳二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云云○伊洛淵源錄一云楊子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又名楊文靖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體要書畢命篇云政貴有恒辭尚體要蔡傳云趣完具於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

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太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

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夫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

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下書造聖道之闡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脉貫通各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下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左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九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

及之中中之用取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渙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存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編考史氏伯璿曰趣完具於已謂之體衆體聚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為詳整第十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

其下十章自第二章至平一章

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其下十章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雙峰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太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首章至二十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二十章至三十二章次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亂章句之序者雖大綱不可改章句之舊若其間節目似亦可以有以補章句之所未備者今存之以備參攷其猶有未備者則僭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各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賈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支畧而節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畧中又有詳畧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

簡道理所以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

不析開說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

撥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唯與惟君子為能

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通君子為能

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

淡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黃氏洵饒曰精小人

微之極太極也惟能體之則表裏皆是中庸矣反是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據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

仲尼曰君子云云或問云此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其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事文類聚後集一云古不諱字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朱子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鶴林王露七云魏鶴山云古人稱字

中庸

二十四

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神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神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雅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合喙云此什首章之義也聖人以中立教而世之人多竊之以自文夫偏之非中也怪之非庸也易知也陽托中庸之似而陰悖之者難知也故分君子小人以辨之云云小人則一團私欲全逞意見與天命率性大相違戾故曰反中庸○文林貫旨云君子是成德的人品○微言姚元素曰君子惟與中庸為一故曰君子中庸若說君子合中庸仍分為二矣

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此是正解○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中而又無所忌憚也徒案也程子曰可

下句及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章圖朱允升曰此体字如君子体仁鬼神体物之体中庸之道必得君子体之而後明且行焉

言不偏不倚云云衍明云註不偏不倚以体言無過不及以用體之蒙引云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体字亦從本文

君子之中庸云云文林貫旨云此君子以入言

君子而時中又云此君子以德言○疏意云時中註有三解隨時以處中說工夫也中無定体隨時而在說本体也無時不中說現成也惟中之本体隨時而在故隨時處中處中故無時而不中此朱子意也

小人而無云云又云此小人以入言

小人而無云云○蒙引云無忌憚者肆欲而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也○伯達夫中庸折理編云忌憚只為一箇時中不時中便是無忌憚如時未至則不敢為時既至則不敢失時已過則不敢留委曲遷就從容觀變何等疑忌何等畏憚若小人則私意一逞任意作為豈曾待時便是不時中不時中便是無忌憚堯舜時至而禪讓子喻子之何人而亦禪讓湯武時至而征誅王莽曹操何人亦欲征誅然亦何嘗不自以為時故莽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操曰亦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又何嘗不籍聖賢為口實而自以為時中也此小人之尤無忌憚之甚者也於中庸能不反乎○合喙云惟小人反中庸猶竊附君子之似故上曰小人反中庸下節曰小人之中庸也注引王肅本之說加一反字正不必然

章句王肅本云魏志十三王朗傳附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大和三年拜散騎常侍云

○一統志云王肅郎子仕魏官至崇文觀祭酒云云○伯倫父四書說林衷旨云上蔡語錄云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蓋自以為中庸而思以其道術鳴者自成一小人中庸也此處不必如王肅本添一反字至末方枝出無忌憚如素隱行怪全無顧畏便是正與慎獨戒慎反故曰反中庸

細註可以仕云云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中庸

○王龍溪云：中庸者，天理之常，人心之正也。人心之不正，由於私欲之萌。私欲萌，則天理昏，而中道廢矣。故君子必先克己，然後能致中。克己之功，在於心之主宰。主宰立，則中道自見。此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也。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嚙出意味來。○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益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為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

細註：過門不入云云，見孟子離婁上篇。

章句：中無定體，蒙引云：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故。章句曰：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以下亦獨為時中，與無忌憚致詳也。

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太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各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

章句 君子知微 蒙引云 君子知其在我 蓋中庸之道 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 皆性之德 而具於心者也 故曰在我 戒謹不睹云云 又云章句所謂戒謹不睹 恐懼不聞者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是為屬君子之德 乃不偏不倚之中也 故能隨時以處中 小人則肆欲妄行者 則不能戒謹恐懼 雖靜亦動也 此為屬小人之 心 蓋肆欲則妄行 而無忌憚矣 此正與戒謹恐懼相反 ○申甫曰 凡人為不善 苟窳然 恐人之訾 其後是猶有忌憚也 小人反粟播弄 托之達權 通變 討个憑籍 便自無所忌憚 如論語云云 見季氏篇

君子每應事之時 各隨其事 以處乎中 是一日之間 事事皆處乎中也 又同此一事 今日應之如此 為中 他日應之 乃如彼 為中 凡一事 各於時空 不同者 處乎中也 君子知其在我 故能

戒謹不睹 恐懼不聞 而無時不中 小人不知有此則 肆欲妄行 而無所忌憚矣 蔡氏曰 此章上二句 孔子

之言 ○三山潘氏曰 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 是以無時而不中 小人放肆 而無忌憚 是以與中庸相反 ○新安陳氏曰 前六句 已正解此節 文義明白 此又推其本 而以知此理為重 如論語三畏章 君子惟知天命 故畏天命 小人惟不知天命 所以不畏也 君子惟知此理 在我 故能戒懼 以存養此中之體 而隨時以裁處 此中之用 戒懼 即畏天命也 小人惟不知有此理 所以縱肆 人欲 而無忌憚 無忌與戒慎相反 無憚

右第二章 以釋首章之義 蒙引云 此下十章 皆論中庸 以釋首章之義 如君子中庸 舜之智回之仁 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 以至遵道而行 依乎中庸 不見知而不悔 皆是能存養以致中 而天命之性 立省察 以致和 而率性之道 行教亦在其中矣 若小人之反 中庸民之鮮能久 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 人之所以不能期月 守中庸之不可能 以至索隱行怪 半途而廢 其間人品 高下 固有不同 然均之為不能致中和 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 通此十章之言 總只是首一章內所含之意 序次於其左 所以相發明也 故曰以釋首章之義 又曰以明又曰以終 云釋者 有以解其義 明者 有以申其意 曰釋曰明 則皆所以申其義也 勝氏名 酢 字 定夫 建州建陽人 師 河南 二程子 又名 游 察院 詳見 宋史 道學傳 二伊洛淵源錄 及 萬姓統譜 等 以性情言之 則曰中引云 以性情言之 則曰中

與恐懼反 是即不知天命 而不畏者也 ○曾齊許氏曰 時有萬變 事有萬殊 而中無定體 當此時 則此為中 於此時 則非中 矣 當此事 則此為中 於他事 則非中 矣 是以君子戒慎 恐懼 存於未發之前 察於既發之際 大本立 而達道行 故堯舜湯武之征讓 不同 而同於中 三仁之生死 不同 顏孟之語默 不同 其同於中 則一也 明乎此 則可論聖賢之時 中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 以釋首章之

義文雖不屬 而意實相承也 變和言庸者 游

氏曰 以性情言之 則曰中和 以德行為言 言之則

曰中庸是也 通考 黃氏洵 饒曰 性情是自然中 和該體用 德行見於事 中庸兼體

中庸

和中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也性情自一身言德行兼事業言

用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者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

子曰中庸其云云徐岩泉曰惟中庸為天命人心之正古今聖愚所共由之理歷萬世而無弊故謂之至

○文林貫旨云中庸指理說至是極善不可加損意矣乎字有嘆美意等入久矣二字有惕然深省意○講述云民曰鮮能又曰中庸不可能又曰惟聖者能之於此益見中庸為至能之一字非聖人不敢當則不能豈獨凡民哉○存疑云此章為下章張本此言民鮮能也

然亦人所同得云家引云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智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世教衰云云衍明云世教即條道之教○說約云愚按章句但世教衰教字照首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仁壽李氏曰

條道謂教教字此中庸亦在無過不及邊○蒙引云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循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能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人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幾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胡九聘公餘存見云嘗疑註言民不興行鮮能中庸而後章言舜用中于民不知所用者皆鮮能之民乎抑自此外別有一等之民乎是不然能非知能之能方能所之能也下句不重論語云云見雍也篇

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其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之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格庵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繫括○雲峰胡氏曰此此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以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百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

子曰道之不行云云知新日錄表了凡曰行字即江河行於地之行不容一毫違作若明子即日月明於天之明不容一毫推測者○文林賈貫云道即中庸之道不行指體於人說
矣又云我知之的之字指不行之故
知過乎中愚是愚蒙不及是所知不及乎中○衍明云初問云知者有識見聰明特達的人便好作聰明多索隱愚是昏愚又不識得
道之不明云云
林貫言云我知之的之字指不明之故
賢者過之云云又云賢是憑才氣好行怪的人過是所行過乎中不肖是懦弱的人不及是所行不及乎中○衍義云賢者是有器具的人便認才氣多行怪不肖是懦弱站脚不定○存疑云上章言中庸德民鮮能此承上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以不行屬之賢不肖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
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言畧○憂淡言切○不及則未至至字輕說中庸之德為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
右第三章
知者過之云云揚明云知是聰明好索隱的人過是所

不明屬之知愚亦得如此言者見知行之相因也○通義許白雲曰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章句道者天理云蒙引云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此中字為本文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設

生稟之異云云通義許白雲曰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為聖人知之至行之及自合乎中稟偏於清者則為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為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遁又如下素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却只是一般

細註晨門荷蓀云見論語憲問篇
關其漢書賈誼傳注師古曰關其不材不肖之人也

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與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知愚賢不肖之過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

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三山陳氏曰世

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冠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

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太倫非過乎至於關其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眾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

○新安王氏曰

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與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三。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摠於知。蓋三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通考。賈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詳切。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畧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畧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

中庸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或問云。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摘訓云。道之不行。不明。是中庸之鮮能。能過不及之故。鮮能知味。又是過不及之故。○蒙引云。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全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云。○又云。獨舉飲食者。飲食人之常事。以譬道不可離。為尤切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未云鮮能知味。以譬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折理編云。人莫不節。是。指飲食。以言道。非喻也。飲食亦道中之一事。即飲食而餘。可推矣。就如飢渴。則易為飲食。萬鍾不辨。禮義。何曰不飲食。何嘗得正味。此教人以下手。與能處。

明知行兩盡而已。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三山陳氏曰。道是日用。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未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也。○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為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

中庸

三十一

子曰道其云云通義按草廬吳氏中庸輯錄以人莫不欲食也鮮能知味也十一字在此章之首言詳文勢與上章文意不屬蓋以起下文能行而不知之意風林朱氏傍注本亦然曰二句蓋古語當為此章之首言人不能知中庸之道然後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惟其不知是以不行又曰莫無也飲食以譬應接事物鮮少也味以譬中庸之道也○揚明云道即中庸之道不行亦是過不及矣夫字有慨嘆意○折理編云不行而曰矣夫便含

慨嘆之意分明說若欲行之必由知以明之乎故下章遂引舜之智以實之○合喙云不行只就行上太過不及言不必點上章知愚來○存疑云或謂道其不行矣夫專指知者過愚者不及不宜通承上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直解云不行只就行上太過不及說夫子平日只是嘆之不行不必總承上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章句由不明云摘訓云章句由不明故不行是發子思引來之意只當於言外見之

右第五章章句此章承上章通義程復心曰此章是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而明又所以起下章之義也

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指出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出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

子曰舜其大知云云脉云大知要就舜心体言人心有一毫遮蔽知便不大惟舜至虛至公不虧損其全体故曰大知

舜好問而云云又曰舜非有心好問亦非以途言當察乃良知發見流行光明圓瑩無掛礙遮蔽自然好問好察○知新日錄王陽明日舜之好問察唯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取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吳无障曰玩二好字有精神乎契欲已而不能已意如云信而好古敏未首是聖人事○蒙引云看兩箇好字其倦倦求益之心何如哉一發於誠也○又云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大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聖人無偽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非也朱子置之圈外當有說

揚從察字來不是聖人有意隱之揚之蓋聖心本有善無惡惡投不覺其消化善投自為之也與隱揚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知也○陸象山文集三十四云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善順天休命也○執其兩端云云文林貫昆云二其字指善邊看○脉云兩端是不一之論斟酌參詳也云云用其中於民謂從兩端而得中即以此中而經綸設施於民也還是用以治天下之意非說取民之中為我用○姚承菴曰或曰用其中於民用此中以治其民○其斯以為舜文林貫昆云其斯指好問以下言舜字內有大知意○揚明云舜之所以為舜者只在斯不可說舜大知在斯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後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求善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兩端謂眾論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

朱子曰自云云見公孫丑上

徒洛反

篇 章句隱而不宣云

歌楚何曰隱惡不是不宣
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見惡
便化了胸中亦無滯蓄處
揚善不止是不匿舜心
止有一善纔遇善便自安
宣揚出來自不容已

告以善云云毛詩千旄篇
小序云衛文公臣子多好
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衆論不同云云蒙引云兩
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
不止兩件而已故曰衆論
不同之極致 釋之審

云云蒙引云執其兩端惟
精也精則孰為過孰為不
及而孰為中皆辨別之無
或混也故曰擇之審用其
中於民惟一也一則專取
其無過不及者直頭做將去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宋註云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中庸

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

差何以與預此此知如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

以行也宋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

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

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
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
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指其中
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得見便是中
蓋極厚者說是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用極
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
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
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
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

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
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
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
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
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
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
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
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
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
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不
非已善而非惡已皆道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
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
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
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峰饒氏
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琴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
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亨則中在那極薄處

權度字梁惠王上云

細註鄉原云云見論語陽
貨篇

中庸

三

顏淵曰舜云云見滕文公上篇

如孟子云云見公孫丑上篇

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于至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峰胡氏曰知仁勇學而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冉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爲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適言如詢於芻蕘請問下民之類。慮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不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為善也。隱而

子曰人皆曰云云圖解云人字泛說此是動輒自負。陷○正義云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坑豎柵及于中以陷獸也。○王簡臣四書徵云罟獲以罟爲獲而掛之也。陷阱爲罟如阱而以陷也。罟獲以罟羅禽獸如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如今之賺坎也。○蒙引云人何曾納於罟獲陷阱此等以喻禍機所伏耳言其見利而不見害也。○又云利所在禍之所伏即罟獲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又云知禍而不知辟者行險僥倖也。故幸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辟也。○通義云驅逐也。納推入也。言常人盡皆言我明知也。然驅逐而推入於羅網機檻坑坎之中而不之知也。避也。○存疑云人何曾被驅而納諸罟獲陷阱狗利而踏害若被人驅而納之

不宜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中之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可。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裕庵趙氏曰此擇乎中庸辨別彼列衆理以求所

期月摘訓云期月周二月
○或問云此以上句起下
句如詩之與耳或以二句
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章句攬機檻後漢書三十
一宋均傳云設檻窶而猶
多傷害註云檻為機以捕
獸窶謂穿地陷之○機韻
會云玉發也檻圍也以檻
取禽獸曰圍
○孟子云云見離婁上
篇

謂中庸即上章好去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一
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言知禍而不知辟以
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
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
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
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
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
也○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左
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
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
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
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與

子曰回之云云知新日錄湛甘泉曰其擇中庸者何也曰學問思辨之功也一善者一得也天理
之極致也
得一善云云教秦總錄云一善者仁也○文林貫旨云一善即中庸的理○知新

日錄牛春字曰得一善一善字是至一之善正所謂中庸處也○圖解云得是實見得是善即中
庸本体原來不二故曰一
○附說云聖人孔子不擇
乎中庸而自得善也回擇
乎中庸而得善也亞聖之
故也

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二事也通考黃氏洵饒曰
人皆曰予知云云言詳意畧○切○以况能擇之况
也譬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

以起下章也

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

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
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
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
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
然後可以守之
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圖解云拳拳如手之握固
服膺如衣之貼胸○蒙引
云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
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
矣○存疑云服膺弗失不
止是行了擇乎中庸是求
知也行則何在看來行在
擇乎中庸之後得一善之
先擇乎中庸求以行之也
及行之而有得是得一善
也服膺弗失則能守矣得
一善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服膺弗失得之於心而守
之弗失也○又云擇乎中

庸求所以行也服膺弗失則行之有終行之至矣

章句回孔子云四書人物考云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云云又見家語史記等奉持奉韻會云承也兩手承也

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其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旦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

子曰天下國家存疑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期於能處置得天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

若管仲之治國蕭何之相漢是也○定一云可辭如曾仲連之辭爵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是也白刃

可踏也揚明云白刃固是利器凡死孝死忠皆是踴躍是履即不畏死意○定一云蹈以身觸之也○存疑云此謂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是也故皆可能○圖史合攷云及五刃也刀劍予戟矢也

中庸不可能也文林貫旨云中庸是性命之理該知仁勇不可能重看○讀書錄二云中庸不可能猶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存疑云中庸要

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淡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為人入也語畧而意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中庸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為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亦不出三者之外若舜之
協和萬邦文王之綏和有
夏均天下國家之中庸也
夫子之不脫冕而行孟子
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
庸也比干之諫而死蹈白
刃之中庸也

音有均平后通義云平治
謂人人各得其所也蹈踐
履也以身當之也

三者亦知云云蒙引云章
句云亦智仁勇之事要者
亦字智仁勇意不重也只
是就天下事出至難
者有此三事非是於智仁
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事而
言也况知仁勇是子思作
中庸時所立之意以是三
者為入德之門耳若夫子
之為此言則所發之時不
夫仁亦在乎孰之而已矣
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
時說此件如此則全乎中
庸矣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陳氏曰可

均似知可辭似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

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

去聲天下之至
下同能難也以下

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
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采子曰中
庸便是三

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
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

而所為發之故亦不一固未必有此意也

仁熟孟子告子上云

仁熟孟子告子上云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

○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
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
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

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

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

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
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

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
資稟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

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
難也○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匡天下是

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蓀之徒是爵祿可辭也
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
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
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

細註管仲云云見憲問篇

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于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及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辯饒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為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穀齋先生抹去，以為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

子路問強。蒙引云：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云云。○通義云：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為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為問。○吳草廬曰：強謂有力而不屈。○或問云：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固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固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為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救其失者，類如此。云云。**通考**子路孔子云：云人物考云：仲由字子路，魯之小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

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為為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刻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

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為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與平聲。

與，與平聲。

與，與平聲。

冠佩狼豚拔劍而舞之又史記及家語有傳

子曰南方之強云云蒙引云南方之強不及乎中者也北方之強過乎中者也此亦且淺淺說箇過不及耳蓋此二者之強與下文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絕非其類二者正是氣質所為中庸之強則自學問克治而來○又云夫論強而以方言足見不是中庸義理之強也○開心云抑是及語詞不囿於南不囿於北而為汝學者之所當強欤

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安得為中○文林貫旨云教有引誨的意思無道是橫逆不循理的人南方以質之柔弱言○揚明云無道是橫逆施我不報亦只隱忍一味從寬○王觀濤曰教不專是師教子弟如人有不是處只從寬勸化他亦是教甚而人以橫逆施之亦只隱忍一味從寬

抑語辭而汝也

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會哲嚶嚶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做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舍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舍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宋子曰此雖末是理義之強然言大也子路行行見論語先進篇好勇過我見公冶長篇兼人先進篇不得其死見同篇死而無悔見述而篇

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尚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雲峰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

衽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胃直又之屬衽金革也○三山陳氏曰衽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申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

衽而審

直又

之屬

衽金革

則君子必自反也朱註橫
逆謂強暴不順人也

南方風云云山書云堅土
之人剛強土之人柔墟土
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
之人美垆土之人醜

含忍之力云云蒙引云含
忍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
所不能忍是亦勝人處勝
人則強矣

社金革云云蒙引云社者
習而安之也亦借意用字
社金革猶言踏白刃枕戈
相似取藉而安之意金
革非可社也而社之白刃
非可踏也而踏之戈非可
枕而枕之皆有藉而安之
之意中庸管窺曰社衣
社也論語被髮左社之社
金銅鉄之屬革皮也以皮為繩穿金葉以為甲也
強者之事蒙引云君子之道也強者之事也一日道一日事南北之強其高下又可見也

故君子和云云文林貫旨云故字承上二節來君子是仁熟義精的人○揚明云此君子是成德
之人

和而不流云云文林貫旨云和是處眾平易不流是不拘於私情強哉矯是贊美之詞
非自勝其易流之和者不
能也○合喙云和者歡然
相與與眾和同不立異為
高但稍涉比昵則流君子
平易中却有分曉

中立而不倚開心中立
是然獨處於中道中立
得定便是不倚○存疑云
中立不倚此最難言中立
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
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
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
為強也如舉世皆出我獨
處是中立而不倚也○蒙
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
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
強處全在四个不字上○
又云和而不流蓋以處常
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

社通考史氏伯璿曰以社為席即請社何趾之意况
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社為衿固可通然金革
皆以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
社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
可刪○吳氏程曰社與衽同
臥辱也視金革如卧褥安之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雙峰饒氏曰陽剛陰

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
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
柔而用剛矣亦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
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
是含忍然却以此勝入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
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
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北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
忍勝入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

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
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
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
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
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

近平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
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也
抑而強矯舉小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詩泮水篇
與一句句反
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官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倚

倚而強
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官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倚

言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

也下文又分處窮處達言

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

也○微言夏九範曰和如

柳下惠而直道事人這便

是不流中立如伯夷而一

世非之不顧這便是不倚

國有道揚明云國有道只

當富貴功名之會看不變

塞是功業赫變之秋而于

本來心體無鍼苦漏洩○

文林貫旨云國有道是可

仕的時候塞是未達之守

○蒙引云不變塞焉既得

人爵而不棄其天爵也○

講述云塞對通言窮居之

時泥塞未通士常其潛泊

勵節操至於得志便有逸

樂之念而怠心生有威福

之念而驕心生有身家之念

而利心生有得失之念而畏

心未達時所守一切變了君

子達時依舊是未達時志節

是有道不變塞

衝至死乃終身意不變亦

是不變本來之心體○文林

貫旨云無道是不可仕的時

候○蒙引云

至死不變便是遜世不見知

不悔也○講述云無道時只

是因窮至死不變勿作死生

禍患說猶

死而後已一般常情不堪貧

苦便棄了生平所守放溢為

非君子雖是極窮亦以義命

自守直至

于死不肯變了平生之志節

所謂貧賤不能移也

章句矯強兒蒙引云強兒

所以形容其強也

塞未達也通義吳草廬曰

塞與達對四面壁立舉步

不前之謂塞四路通行無

所阻礙之謂達○風林朱

氏曰變塞謂變改未通時

偏著直畧也塞

反

悉則未達也

國有道不變

未達之所

守國無道不變

平生之所守也

此則所謂中庸之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

其人欲之私不能擇

而守也君

子之強孰大於是

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

夫

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

義之勇也

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

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

惠正是如此口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

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

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

國無道至云云揚明云國無道只做當因窮厄鬱之

心體○文林貫旨云無道是不可仕的時候○蒙引云

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

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

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

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

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

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

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

大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而無所依倚

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

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

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

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

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

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

所謂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

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入下面君子之

文林貫旨云

中庸

四十七

中庸

中庸

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高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剛毅雖柔必強，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

子曰素隱云云行明云隱與顯反屬知怪與庸反屬行。○蒙引云：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此隱是僻隱之隱，對正大而言，正大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素隱行怪適中于人情喜新之病，故曰足以欺世

而盜名。○此等人自有厭常之心，以為聖賢所為之事亦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未為奇特也。故務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之人所不能行，冀以發動乎人情，殊不知天下道理但到中庸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了，所謂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非難亦非易，似易而實難，不離乎近而有至遠者存，不離乎卑而有至高者存，不離乎淺而有至深者存，不離乎洒掃應對而有精義入神者存，蓋離愈近愈卑而愈覺其高且遠也。○曰中庸其至矣乎，既曰中庸又曰其至彼務為隱怪者，豈足以知此哉。○易上繫辭云：探賈素隱。○張溥天四書醒人解云：述非傳世，只借以為說耳。○講述云中庸之道高極于神化性命，而其實不出于子弟友好異者，或高談玄虛遺弄人倫，又或以避兒離母為廉，割股肩墓為孝，皆所謂隱怪也。素隱必行怪行，怪必索隱，自是相因人情喜新，此等人便能欺世盜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素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古委異之行也。○朱子曰：深求隱僻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庵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

當時曰後世二字有味世衰道微之日或有惑於新奇者故有述

云云王勉父野客叢書二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之謂八索徐邈以為

林全書云素隱即易之素飽詩之素餐孔子之素王殖貨之素封也素也者

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中實無所有也出既無益於時處又無聞於後故不得

不行怪以欺人而觀名聲於異世也

鄉衍云云排韻云鄒衍事燕惠王被譖行以心忠於王無事被譖仰天而哭六月為之飛霜善吹律燕中有寒谷地寒不生

黍稷行吹律而暖氣至寒谷回春黍稷頓生

君子遵道云云文林貫貫云此君子是為學之人淺看○合喙云遵尚有着力勉○醒人解云遵

隨事隨物俯仰而行○微言表了凡曰遵道而行已在路上了半塗而廢非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也○醒人解云廢行不逮而廢矣○許頴陽曰細玩半塗而廢者以為無奇而終是好奇之心所使卒歸於素隱行怪一路

意○方之不足論語雍也篇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尊註大全云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此註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意

當強而不強云云摘訓云章句當強而不強等語乃子思意只可於言外見之非勉焉而不放廢三句及不為素隱行怪四句皆朱子斷之之辭若作夫子口氣便是明以聖者自居之

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嘗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宋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夔峰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再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

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峰胡氏曰此君已止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

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矣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下下知了千了萬當

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得成就結裏此

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

尊註大全 中庸 四十三

君子依云云文林貫旨云

君子是聖人地位○講述云依字與道字不同道者以我循道猶與道為一依如依仁之依謂相依不違與道為一也○摘訓云依字兼知行說○存疑云依乎中庸與道而行之遵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道猶著力也

世云云摘訓云遜世屬已不見知屬人然只是一意謂吾隱遜於世而人不見知也○蒙引云依乎中庸只說得智仁至於遜世無悔方是智盡仁至處勇即在甲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做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存疑云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人不知而不愠也此是道德之盛全在在外得尖為事故曰惟聖者能之○又云素隱行怪知行之過非中庸也遵道而行能中庸矣半塗而廢者

其德未成知未盡行未至也依中庸遜世不悔則中庸之成德知之盡行之至矣

唯聖者能之文林貫旨云聖者是生知安行裕如廣韻云裕寬也

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

以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

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

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

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

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聖者能之而已與惟通後做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峰胡氏曰既曰君

章句知之盡云云禮記郊特牲

之至義之

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素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遜世不見知而

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為知仁矣。始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始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途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

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

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

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

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

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饒曰：知仁勇

卷之四

四十五

君子之道云云 文林貫旨
云君子作聖人字看道中
庸之道○蒙引云謂之費
者以道體之散殊無乎不
在者也謂之隱者所以贊
費之妙也○費是率性之
道隱則天之命也天命之

所以為隱者何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所以造化
萬物而各付以理者皆
莫可得而見聞也故曰視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
物而不可遺○薛文清讀
書錄云如陰陽五行流行
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
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
黃氏日抄云如今風雨之
時滿室皆陰氣然不可見
此體之隱也其著人衣服
則覺得濕潤此顯而可見者用之廣也然著人衣服滿室之隱濕之氣耳○脉云此章重在費上
隱特見其費之妙處故下三節只詳其費証其費並不說及隱○問答曰問建而隱說者
多說足費中有隱然否馮具區口費與隱非一也隱以贊費之妙也若作說費中有隱却分而為

二矣 費句費用之廣存疑云章句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體即道也對發用言則
為體觀或問云其用之廣如此可為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可見○講意朱子以體
用解費隱只欲發明其字義耳作者不可以體用字為管子乎講即用而體在其中
夫婦之愚云云 姚承庵云
夫婦之愚不肖不必說是
至愚極不肖之人對下聖
人天也言故云爾○醒人
解云夫婦猶言庸眾愚昏
庸○如新日錄王陽明曰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
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
人雖是本體明了何緣能
盡知得○揚明云與知就
良知上說○文林貫旨云
與字作能字看○伯玉父
燃犀解云與知是就良知
上說蓋道之易知亦在日
用之間○存疑云夫婦所
知能有家日用之常如耒
耜井臼是也史氏以男女
交感當之誤矣

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
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
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
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
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費用之廣也 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 隱體之

微也 宋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
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
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
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
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
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峰饒氏

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
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
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
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

考宋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
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
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
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黃氏洵饒曰費用
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
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
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至也云云揚明云至字不

測道之極至乃道之盡頭
處○文林貫旨云至是道
理盡處不知是限於地阻
於時天婦之不自至

文林貫旨云不自庸愚無
為的人行是自然做得○
醒人解云能行率性之能
○揚明云能行是就良能
上說雖聖人云云文

林貫旨云不能是阻於時
勢拘於定數者故君

子語云云文林貫旨云故
字總承全節來君子指道
言大字照天地聖人邊說
○醒人解云語大統言規
模○然犀解云故就君子
之道而語其體統之大○
講意云君子語大者言君
子之道非君子去語道也○

孫淮海曰二語字妙道無小大然依語有小大
明云此理旨乎六合莫有能出于道外而載之○姚承庵疑問云莫能載就無限量處言
語小云云揚明云就大處而語到細密處○醒人解云語小折言條件也莫能載揚明云

此道無微不入莫能分折而破之○疑問云莫能破者就滲漏處言○茅鹿門云莫能破者謂其
一物各具一理完足無欠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不能分折而破之也章句天婦居室云云行

然至字是道之盡處舉分
量所極而言非道之精微
至極之謂也其大無

外云云楚辭遠遊篇云其
小無內其大無限○靈樞
外揣篇四十五云夫九鍼
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
外

舉全體章圖云此體段之
體非謂隱也○通義許白
雲曰體之微指理性言舉
全體指道之全體言乃體
段之體二體字不同

不能為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

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
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

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
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
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
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通考

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首萬物峻
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

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五觀費而隱是因
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
下左右○史氏伯璿曰所以然然太極之本體太極

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
太極隱即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即不離者

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
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為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

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
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
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

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
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太本太根

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
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
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
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
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
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
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
行得極。○通考。更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
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
常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也。此處言知
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知泛泛能所可當
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
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為聖人所不能者
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
形交氣感。雖若鄙勢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造化
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

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大明一統志云。侯仲良河東人。父道濟。娶程珣女。仲良呼二程為舅氏。從之游。人欲館仲良者。仲良見中家壁垂佛像。凡積佛書。去之。朱子稱其學清白勁正。又見宋史萬姓統譜。

堯舜病博施論語雅也。篇云。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通義許白雲曰。聖人不能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是兩樣。

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鳶飛魚躍同一機織。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

子謂南宮敬叔曰。吾問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及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剡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

意思孔子不得位是在天而非已所能垂舜病博施是其勢而非力所能二者皆是舉太綱說其實細事末節不出道之用自有聖人不必能者之偏通義云偏謂能此不能彼

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宋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數枚反蓋也後凡當釋為覆蓋之義者並同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宋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意思○雙峰胡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及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

詩云為飛云云通義許白雲曰為飛魚躍人際言上天下地道無不在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為魚也觀此則有于兩間者飛潛動植何所往而非道之著且蒼然在上塊焉在下者又庸非道之著乎則人於日用之間雖欲離道有不可得者其可造次顛沛之頃不用功於此哉

○松塢王先生曰鄒陽朱先生曰為之飛是為率其性魚之躍是魚率其性為魚飛躍只是形容事事物物皆有此道但一舉目則隨處可見也○詩大雅旱麓第三章云為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入朱傳云此又詠歌文王之德○埤雅云為鳴即大風詩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為純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况君子作人之盛○黃氏曰鈔四十一云詩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水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按此

天地者

詩云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為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為鳴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雙峰

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掩盈天地間天機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

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為飛魚躍必氣使之然宋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

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為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為飛魚躍上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是在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最得詩之趣，但上蔡以上
下察為察見天理，不用私
意恐察非察見之察，乃照
著之義耳。○燃犀解云：察
非觀察之察，乃照著之意
上下察猶云徹上下。○讀
書錄一云：子思始舉鳶魚
二物，示入以道體耳。其實
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
體之所寓也。夫子周流之
嘆亦舉一端以示人。○同
卷八云：鳶而必戾，天魚而
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
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
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
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
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
雨露之各，以其時皆奮飛
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
也。○講述云：詩云：節明上文大小之意，統言之極，天淵皆道也。是大莫能載，細言之，一鳶魚亦道
是小莫能破。○直解云：其字指此理。○醒人解云：上下就天淵言。○章句化音流行存疑云：化音
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通義許白雲曰：化音

流行上下昭著此雖言鳶魚而非獨言鳶魚也，正謂道於天地萬物無不在爾

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疎動人處。○鳶
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
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
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
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
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
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
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
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
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
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
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
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
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
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
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

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
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
○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
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
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
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
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
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
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
須於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
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
何獨鳶魚。○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
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
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
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
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

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斃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

活潑潑地。蒙引云。活潑潑地。即上下察也之意。○又云。活潑潑地。又是就吾心而言之。謂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仰而視夫鳶之飛。俯而視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存疑云。以程子人心常要活。則周流而不滯於一隅之言。觀之章句。活潑潑地之活。是周流無滯。得意潑潑地。是贊其語也。故朱子曰。活潑潑地。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朱子語類一百二十六云。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也。今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由於佛者如

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曰。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掩。○史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而強合者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入處活潑潑地。讀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為入處。是要人就

寺精舍之類不一。○臨濟語錄云活潑潑地。祇是勿根株。

細註顏子卓爾見論語子罕篇
孟子躍如子學盡心上

此督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流。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潑潑如字或讀為撥者非。○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

孟子必有事焉云云見公孫丑上

川上之嘆見論語子罕篇

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無所窒礙。○董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史氏伯瞻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為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為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為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效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

君子之道云云定一云造端者猶云於此而露其端倪不可說托始亦不可用本原權輿等字○或問云造端於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不可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易首乾坤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齋降禮記大昏皆此意也○存疑云造端猶云起頭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到那盡頭盡用處則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矣○講述云造端是結莫能破意及其至是結莫能載意○圖解云夫婦就知能說蓋生人日用之常理造以履其事言端是呈露之端緒也至對端字看乃是推而至于極察對造字看是著其理察乎天地從夫婦之端而究其原無漸次

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上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為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效則如捉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益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

天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益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曰始言中中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

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
 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
 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
 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
 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
 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
 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
 是就入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
 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
 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
 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
 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
 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

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三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
 為節解○**史氏伯瞻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
 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
 五達道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
 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
 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
 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
 子之道四為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
 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誠明明誠
 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上之事用上
 以立其本用上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為主
 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者用上
 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
 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為主蓋欲示學
 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

中庸
 費隱
 造端
 夫婦
 至達
 乎諸
 侯大
 夫及
 士庶
 人是
 也
 此章
 論道
 之費
 隱小
 大以
 為下
 七章
 之綱
 領
 通考
 東陽
 許氏
 曰中
 庸是
 就入
 事上
 言道
 之用
 費隱
 就天
 地人
 物上
 言
 道之
 用先
 言中
 和見
 道之
 著見
 於事
 物費
 隱見
 道之
 充塞
 天地
 後言
 誠見
 聖人
 與天
 地為
 一中
 和以
 戒懼
 謹獨
 為存
 養省
 察之
 功中
 庸則
 以知
 仁勇
 為入
 德之
 門費
 隱諸
 章雜
 言其
 大小
 者欲
 人隨
 處致
 察以
 全中
 庸之
 用皆
 求至
 於誠
 也

子曰道不遠人云云燃犀
 解云道即在入身上故曰
 不遠○蒙引云道者人之
 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
 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有
 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
 外求哉○二程全書云人
 外無道道外無入○講述
 云不遠入人字泛指人身
 言人之為道入字指求道
 者言○揚明云為道是求
 道遠人是索隱行怪上為
 字有工夫此為字當謂字
 ○摘訓云為字兼知行說
 ○衍明云此章謹要在道
 不遠入一句通章皆明此
 句之意

子曰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宋子曰此三句是
 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入一句人
 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
 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
 此人字兼入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入觀之
 二條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者同猶言入人也不是指由己之庸眾人猶是責以盡人之道但不
 責以高遠難行之事耳豈謂但以庸眾人律之乎
 高遠難行摘訓云章句難行二字偶欠了
 知邊

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躬而言已之
 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
 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
 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
 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
 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
 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
 人是指眾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峰
 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
 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
 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
 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黃氏洵饒曰道不
 遠入此三句亦了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為道
 之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可見是
 小節解

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躬而言已之
 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
 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
 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
 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
 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
 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
 人是指眾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峰
 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
 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
 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
 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黃氏洵饒曰道不
 遠入此三句亦了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為道
 之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可見是
 小節解

詩云伐柯云爾風代柯

第二章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餞周公居東之時東人以平曰欲見公之難而今深喜得見公之易故作此詩○正義云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睨而云云揚明云睨邪目

而視○文林貫目云睨是和目而視○通義許白雲曰睨邪視視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

故君子以人云云文林貫目云以是用人揖道言治教而責之意○揚明云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自身言因其人自有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見道之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函悲中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非同一木故有彼此之別

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

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

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入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

改而止燃犀解云改是能去人物以還天理即復其所以為人止者猶云

張子東都事略一百四十四云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先生者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又傳見宋史言行錄等

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

則易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

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

其身尚何以為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

入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采子曰緊要

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

是不會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入之

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

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

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

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

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的道理自

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之語也○通義許白雲曰章句眾人望入此眾人只是天下人所同行所可至公共的道理又以等級言則與聖人相對說正是體貼改而止之意

伐柯不用更別去計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朝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乎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子以入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伐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眾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眾人非張子意○雲峰胡氏曰眾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眾人望人不

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十節言以入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一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就眾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更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入治人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字是以入對道而言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入對已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入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即已爾故此節兩入字雖不必以爲對已而言亦可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又按

忠恕違道云云蒙引云此忠恕二字論語之忠恕指意不同忠恕違道不遠是學者事程子所謂下學上達之義也夫子之道忠恕則忠當一恕當實程子所謂大本達道之義而朱子乃皆以盡已推已訓之者蓋曾子以夫子一貫之旨而難言故借學者之忠恕以明之字義皆同其意致則異不可以曾子言忠恕二字義為有異於此也亦不可以中庸忠恕之事為即夫子之一貫也當味論語註云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又云此與論語不同處不止謂忠恕有動以天動以人之別原來道字自不同蓋此道字只據當然之實理言乃眾人之所可知可能者也若論語道之字則就聖人地位言所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也故忠恕二字所指因之有不同者也○又云此本是恕之事而註兼以為忠恕者蓋

口所不願處亦便是忠也故曰無患做恕不出又曰忠恕如形與影要除一箇不得○又云忠字雖均曰盡已之心然却有二義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臣事君以忠之類則盡已之心盡字須要做著力自盡說若夫忠字帶恕字言則所謂盡已之心者蓋自然而盡故曰中心為忠也如施諸已而不願只那所不願處便是忠也無患做恕不出無患則恕之所推者云何蓋吾之一心萬理皆具盡吾之心推之於子則自有箇慈推之於父則自有箇孝推之於弟則自有箇友推之於凡則自有箇恭以至事事物物但盡已之中心以推之則無不各有箇見成道理在惟依其理而行之自無不得其當此之謂忠恕違道不遠也若語其自然地位則即是一以貫之者也○性理字義云中唐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

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十章章左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為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字是入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為君子自治治恐亦可通君子以入治入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辭下文忠恕即是以入治入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不遠入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為道而遠入者之所為反不可以為道矣○章句之所謂眾人非庸眾之眾雖堯舜之聖亦眾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入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雷鈺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上伐鄭不下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瑤道即其不遠入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入為綱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宋子曰忠者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毫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二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友五折便是推已

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放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怨而言仁。耳。怨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怨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史氏伯瞻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遠於此。故下文即其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已之心。推以及入之事故。已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已也。已所欲而以施於人。亦推已也。下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

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末能一節。是推已所欲以施于人者。○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為怨之事者。失也。蓋此一節。是不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已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已所惡者。勿施。則已所欲者。自不容于不施矣。非但不施已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信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史氏伯瞻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為怨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已詳。蓋怨由忠出。忠因怨行。初無二致。盡已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已之際。觀之。則盡已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已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已之真心也。此真心非忠之未發者。

君子之道云云蒙引云四

者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聖人乃自以為不能何也惟曰謙詞母亦不近人情乎然味本文四箇所字及觀或問四箇如字左知所謂未能者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不自滿其所至而云然也○文林貫貫云道是率性之道未能是謙辭○圖解云即不遠人忠恕之道也道四含人倫意○鄒澤山折衷云依或問君子之道一節俱就夫子身上說

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已者豈有二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怨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怨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怨而言至矣饒說非是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發諸言者○醒人解云謙擇其可○姜鳳阿云庸平常也子臣弟友之道平平常常不驚奇異而愚夫愚婦可能即是庸德以此德而形于言即是庸言庸言粘庸德上說○存疑云按庸德之行以下若作君子自修之道說則兩個不敢字似說不得蓋不敢有惕然畏恐之意正是夫子自責自修意

有所不足圖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

解云行言而虧一亦是不足勉益奪力求足○文林貫貫云不足是及也勉是強為意

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功言有餘而訥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去聲行願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

言願行云云醒人解云願相照應慥慥篤實之貌無馳騫虛浮意

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淵篇云司馬牛問在子曰仁者其言也詘謹益至講意云詘中益字明一不

常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張子所謂

敢字有工夫慥慥云云杜靜臺筆記云慥慥者言

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孝弟忠信之道皆實有諸已即所謂盡已之心而爲

已即所謂盡已之心而爲

意也。由是而推也。以及人則所謂恕矣。按此時朱氏伸之意。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宋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

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雖要知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雖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裕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

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峰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一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為

恕之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矣。○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會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淡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

細註 朱氏公遷云云蒙引云朱公遷乃曰道所當然非所以求之閨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又何以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朱氏此說誠為鑿矣

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一。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為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已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於人。則孝忠弟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為未能也。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

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為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上。仍改亦字為皆字。則似極為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為責己自修之事。今亦指為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為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為忠恕之意矣。况以為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己自修之意無所得。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本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為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為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

乏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為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為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每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贊美之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皆聖

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乎聲，顧猶應也。行並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做此。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

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隱存焉。下章放

上聲與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

此費，恐人以闕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豈子思

君子素云云合喙云此子
思明費之小也○知新日
錄表了凡曰素字只是平
素之素有仍舊之意現在
之義亦在其中矣○又姚
承菴曰富好禮達則兼善
天下貧而樂窮則獨善其
身言忠信行篤敬雖獨可
行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
難此皆君子素位而行不
願乎外事○蒙引云素其
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
以心言○揚明云素只質
任自然之謂行是因現在
位盡分內事○申甫曰於
位上不加毫厘便是素○
問答曰問舊解素猶見在
也然否陳如岡曰觀猶字
可見現在之解未真蓋五色惟素是本色餘皆染色萬境惟現在一境為吾人的本質無緣飾之
謂故曰素入利津焉而淅入苦場焉而淅入糞死焉而淅失其質矣

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
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
至而愈不自聖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
及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
敢自以為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死

素猶見形同反在也
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
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
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
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
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

素高貴云云蒙引云素夷素難行夷行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
免之計差毫厘謬千里矣

君子無入云云又林貫貞云君子即首飾體道於己者入是進處
其地的意思○揚明云自得從容順適之意○蒙引云無人猶言無適也所以自得者以其道之
所在而安之吾何歉乎哉

其死之心也
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黃
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
意○則其德盛禮恭
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非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
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
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
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

○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
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

終身被衿衣鼓琴若固有
文王之拘姜里而演易孔
子之厄陳蔡而絃歌顏子
之簞瓢不改其樂皆無入
而不自得也

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當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闕上四者，特舉其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入少有中，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通考**：賈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袷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是事之變者，故言四者。

在上位云云。揚明云：上位是貴，而有勢者作威，是陵下位是賤，而位卑者附勢是援。稍觀其此，我也。是援。○講述云：在上位即貴位也。上下字活看，遇下人我為上，遇上人我為下，不特貴賤兩樣人。○直解云：陵是陵虐，援是舉援。○合喙云：陵下是有求于下，陵有陵虐，陵奪之二義，援上亦是有所求于上，蓋不自得則有求求而不得則有怨，援援攀則其其威福以剛制其下，使在下奔走惴畏以伸其勢，故為慕外在下位而援上則是不安於其下之所當為而陵分越等如為士也。而欲自同於大夫為大夫也。而欲自同於諸侯或挾才恃功而有所要，言語動靜之有所忽，是皆慕外而然，責人而不責己者也。**正已而不云云**：然犀解云：正已工夫在平日學問，正是能戒懼慎獨者已。即下文反求乎其身之身字，正之者體備于天命。

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二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入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反，自責於已，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貴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貴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

之初無所欠缺之謂也○蒙引云不求人故不陵不援不陵不援故無怨陵下而不得伸則怨其下援上而有人得則怨其上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只是贊詞○表了凡曰正已即素位而行之功不求於人即不願乎外之事無怨即自得之徵也

故君子云云文林貫旨云故君子字承上兩節求○蒙引云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貧賤患難夷狄皆然指分內事言○又云侯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侯命也小人行險云云

居小人無辭不動戶居一室其心亦馳故曰行○蘇紫溪兒說云易平地也即中庸之道道本平常如康莊大路然故曰易利欲之途便如旁蹊曲徑故曰險

子曰射有云云揚明云射古之鄉射禮射似字全在心上看○圖解云似以心言要說射似君子不可說君子似射○事文實錄云正鵠皆鳥名也反求詳其身揚明云不求之正鵠而求之吾身必欲其無失○文林貫旨云求是自責的意

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易與居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易去聲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宋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

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主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

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如畫於布以為的通考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實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

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土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邦國諸侯者也。

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也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